曹兵：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

□罗建森

曹兵的文学启蒙始于贫瘠岁月里的“杂食阅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海固的乡村还很穷困，学校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同学们传阅的多是卷了边、没封面的旧书。他不分类型，“有啥看啥”，武侠小说、《读者》《青年文摘》，还有偶尔接触到的《飘》《巴黎圣母院》《简·爱》等名著。那时的阅读没有明确的目的，更没想过要搞文学创作，只是单纯地喜欢文字带来的世界。

2017年，宁夏红寺堡修高速公路时，曹兵住进了由报废大客车改装的移动宿舍——拆掉座椅，铺上床铺，十几个人挤在被铁皮包裹的空间里，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寒冷似冰窖。在这个狭窄、压抑、人员更替频繁的空间里，工友们为了生计麻木地奔忙，情感的交流近乎奢侈。后来被他反复写入诗中的“铁皮屋”，成了他们的起点，也记录下他眼中最真实的生活切片：*“铁皮屋里/老李头的床，换了个小伙子/在这里，我们都是没有表情的机器人/这些漂泊的人儿，已经丧弃梦想/而我还是情清记下这些/就像某一天，我也会老去/就像现在，我也需要/有一个人记起我。”*这些诗歌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铁皮屋的窒息感、工友们的疲惫疏离以及个体在庞大工程中被抹去痕迹的恐惧。

白天开压路机，疲于工作，晚上工友们打游戏、喝酒，排遣着同样的孤独与苦闷。而曹兵则选择了一个人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三四百块钱买的山寨智能手机写诗。屏幕太小，就上下翻着写；没有单独的空间，就在大通铺的角落里偷偷记录。那些关于劳作、孤独与远方的句子，成了他对抗遗忘的方式和对生存最直接的抒情。这段日子里，他写的《铁皮屋》组诗入选深圳打工文学大赛，得了铜奖。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被认可的力量，也让他意识到，那些浸透汗水的生活，是可以被写成诗的。

近年来，为了照顾父母，曹兵回到了彭阳县的农村老家，诗歌内容出从工地场景转向了农村。黄土、庄稼、村庄的日常，成了他新的创作素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我觉得一首好诗都没写出来，”他坦诚地说，“现在的诗和前期总有相似之处，像在自我重复，这让我有危机感。”为了突破瓶颈，他把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打工时，他在旧书摊论斤买名著；回到家乡后，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补课。陈先发、韩东的诗，赖特、奥利弗的自然书写，都是他反复研读的对象。他认为，素人写作不能只靠生活阅历，“要把阅历转化成文字，必须靠阅读提升”。在他看来，真诚比技巧更重要，“技巧再好，看完就忘；但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你经历过的那个瞬间”。

曹兵的创作态度近乎苛刻。即使写得不满意，也坚持每天动笔，“哪怕写了删，也不能中断”。他不相信“灵感枯竭”的说法：“真正的写作靠的是积累，不是等灵感。”这种自律，让他在《诗刊》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了作品，也让他的诗集得以出版——诗人马泽平将他的200多首诗推荐给太白文艺出版社，收录了从“铁皮屋”到乡村生活的完整轨迹。

曹兵深知自己是西海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曾诞生过辉煌文学的贫瘠之地，如今仍保留着阅读与写作的火种。“物质欲望不高，精神需求却很强烈”，他认为这是西海固文学的根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创作者多是像他这样的普通人，而非专业作家，“要振兴西海固文学，必须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再推出代表性人物”。他常拿东莞的素人写作作比：“东莞能快速推出温雄珍这样的作家，作品、宣传同步推进，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到人到作品’的力度。”他觉得，西海固文学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要让大家看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诗”。作为其中一员，他既自豪于文学是西海固“最响亮的名片”，又焦虑于缺乏突破性的作品和新人。

对曹兵而言，文学的意义简单而纯粹：“给我带来充实感。独处时不寂寞，甚至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村里人看来，这个整天抱着手机写作的人有些“奇怪”，常有人问他“写诗能挣多少钱”。他从不辩解，只是默默继续——对他来说，文字早已是对抗平庸、安顿精神的方式。

如今的曹兵，依然在黄土高原上耕作、阅读、写作。他不刷短视频，很少社交，把时间都留给了诗歌。面对未来，他没有宏大的计划，只希望“能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打破自我重复的困境。他也期待西海固文学能涌现更多新人。

曹兵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用文字对抗平庸的历程，也是西海固文学坚韧生命力的缩影。他或许不是最有天赋的写作者，但他用阅读和坚持证明：文学从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认真生活、认真书写的当下。

马骏：在永清湖，安静地阅读与沉思

□黄尚恩

从马骏家到永清湖公园，大约有两公里。坐着电动轮椅，马骏20分钟就到了公园南门。这个门没有价格，马骏可以自由地出入其中。每次出门前，父母总是帮他装好水，让他戴好帽子。

“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眼熟？”当我们和马骏走在公园的红色跑道上时，马骏突然问道。这就是普通的跑道，不远处，几棵柳树分立两旁，红色的灯笼和丝丝弄鹤的柳条相映成趣。见我们愕然，他笑道：“你看看我的微信！”哦，这不就是马骏微信头像的“取景地”嘛。

马骏最早使用的微信头像是他和一群人在公园里的合影，后来是别人帮他拍的他一个人在公园的独照。等写完《青白石阶》，又换成了现在的无人的风景照，“无我就是真我”。但无论照片内容怎么变，永清湖公园永远在那里，构成了一个广阔而深邃的背景。

马骏1995年出生，随之而来的是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这让他无法自主地坐立、行走。从小学到高中，父亲领着他上学，等到放学了，再去接他回家。寒来暑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马骏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一直比较好。2016年6月，马骏参加高考，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马骏还是艰难决定，放弃读大学。那段时间，马骏的眼神失去了光，“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2018年初，马骏23岁生日那天，父亲刷爆信用卡，为他买了一辆电动轮椅。马骏坐在上面试了试，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还可以依托它整个人“站立”起来。那一刻，马骏觉得，“身体里的每一缕血液都在欢快地跳动”。马骏坐着电动轮椅，独自走遍了县城里每一个没有障碍的角落。有一次，他爬上一座斜度很小的山，第一次看到了县城的全貌。他在轮椅上再次“站”了起来，大声地喊了一声“喂”！

当然，他最经常去的，还是永清湖公园。路上，要经过好几个红绿灯，交警都认识他了，每次都提醒：“车很多，拐弯的时候慢点。”在公园里，马骏可以安静地看书。喜欢看一些令人能够安静下来的书，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张贤亮的《绿化树》、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等。这些书能让他找到一些灵感和力量。

凭借着电动轮椅，马骏觉得，自己在这个县城是自由的。可是，生活总有很多困境，生活的、写作的、感情的，一件麻烦接着一件麻烦。有时候，他来到永清湖公园，看到四周无人，就无所顾忌地喊上一嗓子。广阔而宁静的湖水似乎接纳了他，阵阵的波纹就是回应。他在公园连廊里看书时，坐在周边的人经常聊起各自的糟心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梦想和希望。马骏无意偷听他们，但偶尔会有一两句真诚的话语，正好不自觉地打到他的心窝上。

在永清湖的西北角，有一条两边都排满十二生肖石雕的石板路。其他石雕大都是完好的，只有一只石鸡，不知被谁弄坏了头部。马骏经常在这里边看书，边对着被损石鸡想一些东西。比如，什么是“苦难”，什么是“残缺”，什么是“命运”。来来往往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大喜欢这尊坏了的石雕，可马骏在无数次的无声倾诉中，把它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马骏慢慢觉得，文学写作还是要着力记录一份美好，存下一份对未来的希望。2019年，马骏的散文《静夜思》在《宁夏文艺家》上发表。这是其作品第一次被印成铅字，他深受鼓舞。之后，他陆续在《六盘山》《朔方》《民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2023年11月，马骏的散文集《青白石阶》作为2023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之一种出版，次年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领奖回来后，西吉县公安局为他送来了一只交警公仔。

现在，马骏正在奋力完成第二部散文集的创作。他的创作视野在变宽，除了继续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还书写小城中的各种逸闻轶事。坐着轮椅，马骏也努力观察越来越广阔的世界。马骏上擦肩而过的身影、公园里随风飘散的闲谈，老人们藏在皱纹里的往事，都化成了马骏笔端的文字。马骏觉得，这些新文字可能没有青白石阶》那么情感充沛，但力图呈现自己的新思考、新构思。

马骏也尝试写小说，最新完成的作品是《表演》。小说以一个青年作家的视野展开叙述，一个马戏团借着杂技表演聚拢人气，同时有人在人群中卖些“狗皮膏药”。场内的人在表演，场外的人也在表演。马骏觉得，与写散文相比，小说写作需要跳脱出自己的独特经验、关涉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还需要进行复杂的叙事视角转换。在这些方面，“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提高”。马骏正在构思两部中篇小说，等第二部散文集收工就动笔。所以，他近期更多地读起了小说。这次来公园，他拿的书是万玛才旦的小说集。认识他的那位文警还问他：“是又出新书了吗？”马骏回答：“这是读的书！我的正在写，出来了告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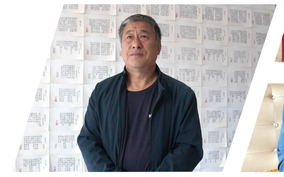
下午五点半，采访接近了尾声，马骏的手机响了。他妈妈在电话中说：“骏儿，该回家吃饭了！”

曹 兵

马 骏

王对平

西海固文学 大地上的耕耘者



马建国

康鹏飞

王秀玲

丁 燕

成存福

侯鹏飞

王对平：文学给她另一种完整

□宋 晗

来到王对平家时，王对平和丈夫已经站在门前迎接我们。那是非常晴朗的一天，天蓝如洗，空气清透，天色格王对平家房屋背后的大树衬得格外青翠。简朴的庭院里有一把撑开的罗马伞，伞后的水泥墙上用绿色的油漆写着“小卖部”三个字。夫妻二人请我和同事进屋，那是一间干净、整洁的农家小商铺。除商品陈列架外，还是一间标准的起居室。最引人瞩目的是紧贴火炕的一面墙壁，那面墙上贴满了奖状，鲜艳的橘红色令人无法忽视。

王对平坐在炕边显得有些拘谨。她和我们讲，她其实已经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和拍摄，但她生性内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们先聊了许多家常事，她向我们介绍墙上的奖状，那是她的两个孩子这些年获得的，她和丈夫感到自豪就把它们挂了起来，这样也能激励来小卖部的学生们。说到自己的孩子，王对平的讲述明显松弛了下来，她讲到2017年，这是对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王对平的小说《白牡丹》发表在《运河》杂志，这是她的文学第一次被印成铅字。

王对平出生于1973年，7个月大的时候，被查出患有小儿麻痹症。这对一个小山村的贫寒家庭来说，原本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但王对平父母对她的爱始终没有缺席，家里的关爱与呵护让王对平从生命之初就没有自我怀疑，而是慢慢建立起了健全的自我。父母带她四处求医的童年记忆一定是她生命最强有力的支撑。父母没有放弃她，在她8岁那年，把她送去了乡村里的小学读书，让她和其他孩子接受同等的教育。王对平告诉我，从小她就喜欢阅读，那时候她家里穷没有书，一旦知道谁家有书她就会去借，如此以往，她读了许多书，而且越来越迷恋阅读。王对平的作文写得很好，每周五的作文讲评，老师会把她的作文拿去别的班给学生读，这令她非常难忘。读初一的时候，老师在她的作文下面写：“你有当作家的梦想吗？”对于那时候的她来说，“当作家”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容易。升入初中后，王对平开始坚持写日记，没有一天间断，写了十几年，一直到大女儿出生，因为要拉扯孩子，还有家里的庄稼和小卖部要照看，她因此中断了写日记。

王对平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坐在我们身后举着手机记录着这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总是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我们开玩笑地问他：孩子和妻子都这么优秀，他会不会因为他们感到骄傲？他先是大笑着摆手否认，又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有一点的。

28岁的时候，王对平经人介绍和丈夫结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村妇，王对平看书写字的行为被老一辈视作不务正业，她和许多西海固女性作家一样经历过一段躲开家人偷偷看书写作的时光。在那段不被人理解的日子中，写作是她最大的抚慰，她将所有的心事都落在纸上。幸运的是，她这天很支持她，不仅鼓励她多参加文学活动，也鼓励她和西吉其他的写作者建立联系。这位王对平口中的“掌柜的”或许理解王对平对文学的热爱，或许不理解，只是出于对妻子的呵护，他从行动上保护了妻子的文学梦不被日常琐事吞噬。

腿脚的不便利让王对平产生出自卑情绪，她不喜欢去公共场所走动，她曾坦言“是孤独成就了我的写作爱好”。从写作开始到现在，王对平完成了许多作品，她向我们展示了她最初的手稿——写在孩子作业本背面的小说。作业本的正面是孩子的英语练习本，密密麻麻写满英文单词，而作业的背面则是她许多个日夜的创作心血。让我感怀的是，她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写作展开一个新的练习本，明显是把自己的写作放在儿女和家庭之后，但即便这样，她还是勤勤勉勉地写完了许多作业本，她的笔迹质朴、整洁，字里行间没有太多修改和补丁。

这些年来，《朔方》《六盘山》等报纸杂志相继刊发了王对平的作品，“王对平”三个字周周正正地印在了纸上。她对写作的热爱和坚持让她为自己塑造出超脱于身体的另一个完整形象——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王对平。我的同事曾感慨说，这是从“作业本背面到人生正面”的典范。的确，通过写作，王对平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精神、心灵、人格完善的女性写作者。身体的疾病是天生的，但人的志气与精神却是后天自己给的，王对平用她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人如何通过努力“给自己一个交代”。

马建国：诗贴到墙上，就当发表了

□黄尚恩

走进位于宁夏海原县西安镇的家，四方的小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在侧半壁墙上挂着常用的农具。平时干活间隙，他就靠在田埂菜地，在手机上的创作，写诗歌就放文。侯鹏飞没用过电脑，以前在稿纸上写，如今新媒体时代就在手机上写。家里祖辈务农，八九岁时，侯鹏飞只会追逐打闹。那年秋天，村里大扫盲，他进了县小学，从此开始了求学模式，大声念拼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他还记得那时的书本都是打着卷儿的，书包里煮熟的冷洋芋稍不注意就会粘在书本上。读书让侯鹏飞感到快乐，他常摆头晃脑地读着李白的诗，不识字的爷爷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欣慰。每次拿着母亲给的零钱，他总要带着一本小人书，书海的世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给了他无穷的想象。

几次高考失利后，侯鹏飞接受命运的安排，专注于务农，也慢慢捡拾起了文学。他开始记录生活琐事、乡村见闻，从最初记录每天做了什么，到能细致描述一些场景，抒发对于一些事情的感触，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日益精进。最开始，他将诗歌与散文发表在网络，得到了不少网友的鼓励与支持，面对新时代西海固的发展变化，侯鹏飞逐渐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倾注于笔端，陆陆续续在网上发了40多篇散文，大多写故乡海原的变化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夏日》《岁月》《打麦场》《雨的呼唤》……村中的文学爱好者不多，他们看到侯鹏飞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作品，也会阅读甚至写下几句短评。慢慢地，侯鹏飞的手机里多了关于文学的微信群，群友常常交流写作，相互探讨优秀作品，这已经成为平凡的生活中的一种日常习惯。通过与文友的沟通学习，以及当地文学组织者的帮扶，侯鹏飞渐渐学会了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写作的劲头越来越足。“以前只知道干活，开始文学写作后仿佛打了春雷上劲头，孤独时，疲惫时，自己都觉得体内有种能量，很满足。”每每日头西下，收务不多时，侯鹏飞就会翻出一本书读上片刻，文学陪伴着他平淡而充实的日子。

这些年，侯鹏飞先后加入了海原县作家协会、中卫市作家协会。他对待文字如同对待生活，不疾不徐，像西海固的庄稼地，接受一切风雨雨露而自然长生。他喜欢琢磨和修改写下的句子，一句句作品完成初稿后通常要再润色加工很久，对文学的敬意与认真也让他的作品常引登于当地报刊杂志。与他交谈时，侯鹏飞穿着衬衫，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而端正。上午刚外出打工回来，还能见到他稀疏残留的泥土。当我们问及最近近创作了什么，他只是微笑并着涩地摇头，“没什么，最近没写什么”。

其实，侯鹏飞的文学秘密都藏在他的手机里，十几个文件夹大多标注着日期和地点，最近的一篇散文是《秋上六盘山》。老伴到外地照看小孙子，他把思念化为诗句：*“接照以往，每晚躺好了睡子/拉开了老屋的被子/电拉开了灵的被子/母关半上/我就又叠好了被子/家是多么孤独/白天也是/夜晚也是。”*他的微信名“风雨人生”——“风雨人生就是风风雨雨地生活着”，侯鹏飞咧嘴笑着说。在他笔下，田间地头，灶炉锅台，世间行走都化为西海固经乡的精神力量，对他来说，文学不仅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成为他的心灵归属。有着照亮生活的作用。当我打开一个名为“诗歌”的文件夹，第一首有几句这样写着：*“几十年了我们都是努力地活着/春天种地/夏天锄草/秋天收获……”*

康鹏飞：可以往前站一步，也愿意往后退一步

□宋 晗

谈论西吉文学，康鹏飞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人。我们走访了多位西吉本地作家，大家几乎都会提到康鹏飞这个名字，他在大家眼中更像是一个早慧的侠客，为本地的写作者打开了一扇网络发表之窗，让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同望康鹏飞的人生经历，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

这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在县城闯荡江湖的人群的缩影：没有大山深沟的家，想要靠自己摆脱贫困，然而进城打工没着到希望，这些无所长技的年轻人开始迷茫，随群结队走在街头，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表现过那一代游走在街头、无所事事的青年群体，康鹏飞也曾是其中之一。1997年的深秋，20岁的康鹏飞或许怎么也没料到，随手从书摊上顺走的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顺走的书是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回到家随手翻看，没想到看了进去，入了迷。《平凡的世界》如何改变了康鹏飞，如何令他幡然醒悟，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次。《平凡的世界》叙事语言直白朴素，向读者展示了出身平凡的青年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开创事业，最普通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书中的现实生活或许戳破了康鹏飞的某种江湖迷梦，让他明白不劳而获只是幻想，从而选择脚踏实地，回归人间正道。读完这本书后，康鹏飞决定把书还回去，“我找到书摊的主人，坦白了偷书的经历，要把书钱还给摊主。可他非但没有要我钱我，又送了我一本《了凡四训》，希望能给我更多启发”。

从此之后，康鹏飞喜欢上了阅读，在闲暇时，他阅读各类报刊书籍，随手做笔记，摘录，有时候也会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1998年，他完成了第一篇小说作品《有人生万物》，发表在当地文学杂志上。

文学创作给他带来宁静，康鹏飞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一边种田一边写作，偶尔也打些零工，他陆续完成了许多作品，《夜班车》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了荣誉。内心的宁静也让他开始反思自身、反思自己的创作，如他在散文《感恩文字》中写的那样：“我所谓的创作只是一种田园式的自吟自唱，只是一种寻求心灵慰藉的劳作，就如同我赶着牛在山坡犁地一样，即使没有任何让别人感动的瞬间，但毕竟能留下让自己剖骨铭心的记忆。”

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但康鹏飞热情洋溢、敢想敢做的性格依然鲜活。互联网的触角刚刚伸向山村，康鹏飞是最早一批学习使用电脑的人，他起先是活跃在QQ空间，不仅发自己的作品，还乐于发现其他人的好作品，鼓励他们去投稿。2015年，康鹏飞创办了微信公众号“西吉万象”，用来推广西海固文学爱好者的作品，还建了文学交流群方便大家分享作品、交流文学感悟。在康鹏飞的积极维护与更新下，这个账号的订阅人数越来越多，一些当地作家的作品通过这个平台被杂志编辑看中，甚至有人成为了网站的签约作家。康鹏飞曾对我们说：“如果哪篇作品被编辑看中了，为了让作品顺利发出来，我会把公众号上的删掉，哪怕阅读量很好我也会删了。咱们吃点亏没事，主要是成全别人。”正是因为康鹏飞这种利他的心态，许多西海固的写作者对他都心怀敬意。

因为家庭变动等许多事情，康鹏飞现在写作慢了下来，但他依然是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密切联系许多西海固的农民作家。谈起那些最早经由他推荐发表、现在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时，他已经不愿再多说自己做了什么，他想往后退一步，退到他曾经帮助过的作家的身后，不抢风头也不居功，以平实的心态来看望具有创造力的写作者能被更多人看到。他有满腹的故事，讲起来活灵活现，神采飞扬。我们翻看他过往的作品，看到一册诗集中收录了他的诗，他选了一首纪念伯父的诗朗读，读完后沉默许久，再一抬头，他的眼眶已经发红。

我们回事在他位于镇上的婚庆店完成了采访，采访结束后，他送我们上车。车子启动不久，同事就收到了康鹏飞传来的微信，是一段视频，他挽起袖子、戴上墨镜，开着伴奏，为我们唱了一首流行歌，以此作别。

王秀玲：在生活的缝隙里『种字开花』

□杨茹涵

王秀玲心里装着两个“家”：一个在涝池村的乡土深处，那里有田间的庄稼和家中的老人；另一个在工作单位旁的出租屋里，承载着她在城市打拼的日常。平日里，她在单位做着服务工作，到了周末，便会远回农村老家，收拾庄稼，照料老人。采访当天，我们如约抵达她出租屋楼下时，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粉色上衣的身影朝我们快步走来，走近了才认出是王秀玲。

1995年，19岁的王秀玲成了村里的“新媳妇”。干农活、做家务、照顾孩子……很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那时候，婆婆常常会唠叨我：‘别总一天到晚窝在屋里，多出去走走，别老闷着脑袋干活，不会说话、不会来人情往来，别人都说我这媳妇闷得慌。’”这样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没什么特别的”。

2003年，成存福相继加入隆德县作协和固原市作协，这对他意义重大。拿到会员证时，他兴奋地和家人说：“我有组织了！”此后，他积极关注作协活动。固原市作协及隆德县文联、作协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平台与机会，不仅在他家院子举办了“宁夏固原西海固文学新星成存福作品分享会”，还安排他代表宁夏赴浙江温州参加培训，并邀请他参与朗诵活动等。他与马骏、魏金柱成为新生代西海固励志作家“三颗星”，成为这片土地上身残志坚的杰出代表。

如今，成存福的创作方向已从小说转向纪实文学。“某种意义上，我和记者朋友做着相似的工作，”他解释道，“是最近也在进行采访，记录身边的故事。比如采写我们村附近那家饼子店，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展现西海固在脱贫致富、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点滴变化。”年轻的成存福正用他手中的笔，成为西海固这片热土上最真切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书写着正在发生的历史。

丁燕：做向阳生长的地椒花

□王泓烨

丁燕住的村子叫柳泉村。她家的院落空阔，洒扫得很干净，后院是一片玉米地，还种了几株杏树。平日里，丁燕以打工、种地为生，闲暇时的时候就读书、写作。若非提前知道她的经历，见到丁燕的第一眼恐怕不太会将其和写作这件事联系起来，反倒是能一下子看出来她是一个在太阳底下躬土地生活的人。

丁燕从小就爱看书、写字，在她的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写作是在小学二年级。那时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三年级的学生听课，二年级的学生就自习。有一次，老师让三年级的学生写作文，读二年级的丁燕看到了也模仿着写作文。“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我看到了光亮，”她说，“是这些文学期刊的编辑们给了我足够的包容和帮助，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这篇小说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直到2024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王秀玲依然用《收狗的女人》来命名这本书。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像我父母、工友，还有我自己这样的人的故事，用语言记录下来。我想让更多不了解我们的人知道，虽然我们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出着最苦的力气，但我们依然在努力地生活着、快乐着、爱着。”多年来，王秀玲在继续自己文学梦想的同时，依旧承担着家庭的生活负担。她在宁夏大学做过保洁员，在商场当过导购，在摩房干过保管员，在洗衣房当过洗衣工……工作换了无数个，写作却始终是她在生活的缝隙中紧紧抓住的东西。

“写作这条路很不容易，”王秀玲坦言，“知识的匮乏，加上进城务工生活的艰难和漂泊不定，确实让我退缩过、犹豫过，甚至想过放弃。”然而，命运似乎总在关键时刻给她加力量。每当写作欲望快要消退时，她总会收到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偶尔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日常不可能接触到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人性中最宽厚的那一面来对待我，给予我支持、帮助。这股温暖的力量对我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支撑着我继续去追求那份来自文学的温暖。”

2013年，王秀玲加入了宁夏作家协会。2017年，她又参加了鲁迅文学院西海固作家研修班。在将两个孩子送入大学后，王秀玲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自考。她深知，一个大专文凭对于不惑之年的自己来说，远并非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但我就是想在‘学历’那一栏里，不再仅仅写着‘初中’两个字”。这3年的大专学习没有白费。王秀玲系统地修完了所有课程，这让她在文学创作时更添一份从容与笃定。

如今，文学已成为她抵御风雨、安放灵魂的港湾。未来的日子，她还会继续弯下腰去拾掇生活的庄稼，也会继续挺直脊梁，在纸上耕耘她永不荒芜的文学田野。

侯鹏飞：写作让日子有了牵挂与盼头

□周 茉

跟随侯鹏飞爬上高高的土坡，一片农田尽收眼底。这个颠黑的农家汉子总是害羞而沉默，只有抬头面对西海固广袤的土地，低头面对自己笔下的文字时，他的双眼满是柔软与光亮。

走进他位于宁夏海原县西安镇的家，四方的小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在侧半壁墙上挂着常用的农具。平时干活间隙，他就靠在田埂菜地，在手机上的创作，写诗歌就放文。侯鹏飞没用过电脑，以前在稿纸上写，如今新媒体时代就在手机上写。家里祖辈务农，八九岁时，侯鹏飞只会追逐打闹。那年秋天，村里大扫盲，他进了县小学，从此开始了求学模式，大声念拼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他还记得那时的书本都是打着卷儿的，书包里煮熟的冷洋芋稍不注意就会粘在书本上。读书让侯鹏飞感到快乐，他常摆头晃脑地读着李白的诗，不识字的爷爷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欣慰。每次拿着母亲给的零钱后买日用品，他总要带着一本小人书，书海的世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给了他无穷的想象。

几次高考失利后，侯鹏飞接受命运的安排，专注于务农，也慢慢捡拾起了文学。他开始记录生活琐事、乡村见闻，从最初记录每天做了什么，到能细致描述一些场景，抒发对于一些事情的感触，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日益精进。最开始，他将诗歌与散文发表在网络，得到了不少网友的鼓励与支持，面对新时代西海固的发展变化，侯鹏飞逐渐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倾注于笔端，陆陆续续在网上发了40多篇散文，大多写故乡海原的变化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夏日》《岁月》《打麦场》《雨的呼唤》……村中的文学爱好者不多，他们看到侯鹏飞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作品，也会阅读甚至写下几句短评。慢慢地，侯鹏飞的手机里多了关于文学的微信群，群友常常交流写作，相互探讨优秀作品，这已经成为平凡的生活中的一种日常习惯。通过与文友的沟通学习，以及当地文学组织者的帮扶，侯鹏飞渐渐学会了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写作的劲头越来越足。“以前只知道干活，开始文学写作后仿佛打了春雷上劲头，孤独时，疲惫时，自己都觉得体内有种能量，很满足。”每每日头西下，收务不多时，侯鹏飞就会翻出一本书读上片刻，文学陪伴着他平淡而充实的日子。

这些年，侯鹏飞先后加入了海原县作家协会、中卫市作家协会。他对待文字如同对待生活，不疾不徐，像西海固的庄稼地，接受一切风雨雨露而自然长生。他喜欢琢磨和修改写下的句子，一句句作品完成初稿后通常要再润色加工很久，对文学的敬意与认真也让他的作品常引登于当地报刊杂志。与他交谈时，侯鹏飞穿着衬衫，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而端正。上午刚外出打工回来，还能见到他稀疏残留的泥土。当我们问及最近创作了什么，他只是微笑并着涩地摇头，“没什么，最近没写什么”。

其实，侯鹏飞的文学秘密都藏在他的手机里，十几个文件夹大多标注着日期和地点，最近的一篇散文是《秋上六盘山》。老伴到外地照看小孙子，他把思念化为诗句：*“接照以往，每晚躺好了睡子/拉开了老屋的被子/电拉开了灵的被子/母关半上/我就又叠好了被子/家是多么孤独/白天也是/夜晚也是。”*他的微信名“风雨人生”——“风雨人生就是风风雨雨地生活着”，侯鹏飞咧嘴笑着说。在他笔下，田间地头，灶炉锅台，世间行走都化为西海固经乡的精神力量，对他来说，文学不仅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成为他的心灵归属。有着照亮生活的作用。当我打开一个名为“诗歌”的文件夹，第一首有几句这样写着：*“几十年了我们都是努力地活着/春天种地/夏天锄草/秋天收获……”*